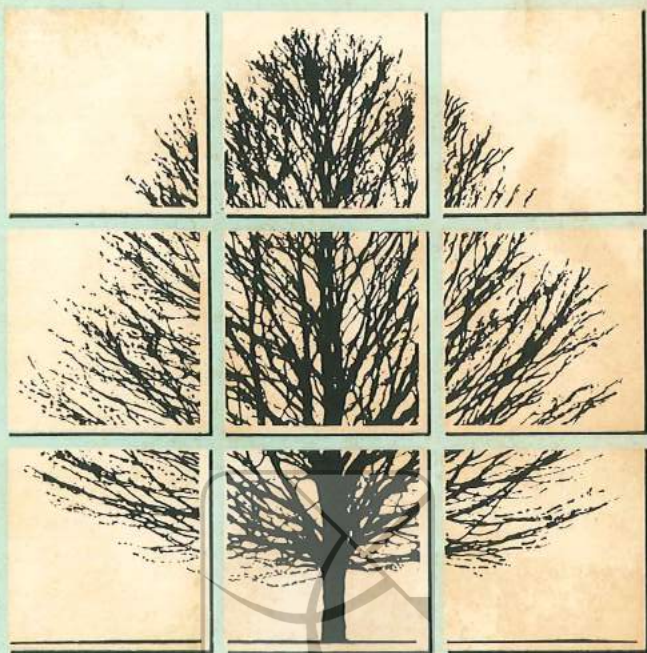




紫一思詩選

紫一思著

學報月刊出版

紫一思(原名李生)
一九五二年生
廣東惠州人



洪天賜教授捐贈

紫一思詩選

紫一思著



本書獲得雪蘭莪中華大會堂
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紫一思詩選

溫任平

序

紫一思詩選

目次

第一輯：狼

狼

大除夕

大寶森

橋

流浪的孩子

健身操

蝶

1

17

19

23

25

29

33

35



第二輯：水災

蜻蜓

守門人

父親的詩

43 39 37

木屋區

49

水災

53

石場上

57

黃昏裏的鋸木廠

61

收割後的稻場

65

一個菜園僱工之死

67

黎明長街

69



第三輯：愛情

曇花

73

愛情

75

草色青青

77

凡垂髮的

79

沉思以外

83

雨和少年

85

坐在樹林裏

87

那片草地

91

有一條路

95

林中的湖

97



第四輯：雨箋

一隻死蝶

雨箋

廟

山意

月與哀愁

風景

寺僧

黑蛾

成熟的葉園

樹林內

後山

後記

133 131 129 125 123 119 117 113 111 107 105 103

序「紫一思詩選」

——溫任平

(一)

一九七三年年中，我正在全力趕編着「大馬詩選」，由於編輯人是自己，校對者也是自己，因而詩選裏各作者的詩，我都讀過好幾遍，我記得那時，我曾在信上告訴紫一思我預備評他的詩，我同時也告訴他我對他的作品底看法：我覺得他的詩大致上屬於「返觀內省」型（contemplative），而我將以此角度去作評析，唯是爾後限於時間、精力，文章一直寫不出來。此次紫一思榮獲雪州中華大會堂文藝基金資助，出版他的第一本詩集，邀我寫序，這一篇本應在七三年完成的評論文字竟然在三年後的今天始開始撰寫，我深感到文學因緣的神奇，似乎冥冥中自有安排，除此之外，我毋寧更感到慶幸，因我對紫一思的作品所持看法與三年前已不盡相同，如果三年

前我只憑對紫一思的數首詩作底粗淺印象，遽爾寫成評論，三年後的今天，我一定愧疚交迫，悔不當初。

我現在正在從事的是對紫一思自七〇年至七二年間共三十八首詩的總探討。我的探討如果純就「返觀內省」來審察，這角度不够寬廣，弊在以偏概全。「返觀內省」，只是紫一思的某一部份詩作的詩思運作型態，它無法把紫一思運用到其他技巧，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的面貌攬住。我之所謂「總探討」將不可能做到對於詩集中每一首詩的條分縷析，我只是嘗試從較多個角度去欣賞、剖析，並且指出詩人在融合內容與形式時某些與眾不同的特色。

(一)

紫一思的「返觀內省」傾向，表現得最凸出的有被錄入「大馬詩選」裏的「成熟的菓園」「山意」「廟」「林中的湖」「黑蛾」，以及收入他這本個人結集的「蝶」「沉思以外」「坐在樹林裏」「樹林內」「後山」「寺僧」與那篇註明是寫給自己的「凡垂髮的」，共十二篇。

「林中的湖」的第二節：

我輕盈來到湖邊

這裏彷彿是樹林心底一面明鏡

讓我俯身窺視我的形影

而我只看見一些樹在風中鵲立

原來這裏不只是我

自己一個

詩節進行至最後兩行，詩中的「我」從湖水的倒映中發現林中不只是他自己，還有其他生物存在，這一下領悟，頗為突然，作者爲了配合旨意的轉折突兀，他把可以寫成一行的：

原來這裏不只是我自己一個

拆開成兩行，第二行只有四個字：「自己一個」與在它之前的詩句比較起來短促了許多，在語言的節奏上頓呈抽緊，點出了詩中的我一剎那的「頓悟」(Epiphany)，這種手法與喬艾斯(James Joyce)許多詩意頗濃的現代小說底結束(如他著名的Dubliners)，是頗為相近的。這種表現技巧旨在把事物之真象在一瞬間顯現或呈露出來。

耽於冥思狀態的詩，大致上有幾種跡象可循：一是詩的語言節奏緩慢出神；二是冥思者常出現向自然認同的現象，人與自然合一；三是冥思者往往在深沉的靜思中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景(幻象)，或者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幻覺)。像紫一思的「蝶」的最末一節：

我是蝶族

我已掙脫重重之禁錮
看，我多彩繽紛滿山

在這一節之前是詩中的「我」與「蝶」的認同，發展至最後，「我」竟與整個「蝶族」認同，因此出現「我是蝶族……我多彩繽紛滿山」這樣的句子。其他如「樹林內」的最末三行，其節奏舒緩：

我全心願意，走入這座樹林

我發覺自己也是一條長長的山路

通向生命和歷史

詩中的「自己」認同為「長長的山路」，而山路的向前延伸，正如詩中的我之向前走，乃是「通向生命和歷史」，加強了整首詩的哲思深度。冥想的結晶，往往就是哲思的臻至，這情形可以證諸紫一思的「返觀內省」型詩。「成熟的菓園」的詩行如「寂靜裏有物輕微擊落／是一粒空洞的果核／猶是生命的回響／單調而沉悶」都深具哲思性，耐人細嚼。讀「成熟的菓園」使我們不禁聯想到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菓實」：

整個夏季不斷地結實。

枝葉扶疏處晝夜摸索，

終於自覺了，將臨的完成啊
與外面的空間交應。

現在，逐漸環抱成橢圓了，
在衆目前呈現飽滿的豐潤。
最後，從太緊的裹皮解脫，
墜入自我幽深的中心。

而里爾克作爲一位「返觀內省」型的著名詩人，植物在他的筆下一直是他關心與觀察的對象，他認爲樹是特具象徵意義的。在紫一思的許多內省型的詩中，他亦常以樹木、山林以及大自然的風雨、雲烟、萬籟作爲情景交融的觸媒。鳥的唧唧，蟬與蟲，甚至蟋蟀的鳴叫，山禽的哭泣，八哥的啞歌，往往都會引動詩人靈敏的感應。

冥冥中，也不知道是誰的雙手

抹去我臉上塵積的淚痕

「到星光斜斜的小溪裏去吧

(註一)

去洗淨你底臉」

這是「黑蛾」次節的數行詩。是誰抹去詩中的「我」臉上的淚痕呢？是誰在說：「到星光斜斜的小溪裏去吧／去洗淨你底臉」？我們不知道。這也許是類近里爾克所曾有過的「神秘經驗」，那位德國詩人就會在一首題爲 *Erlänis* 的篇章，述及他如何倚在一棵樹旁，突然聆聽到他前所未聞的樂聲，而進入一種神奇的韻律中，超越過時間與記憶的圍限，用他自己的話：他「終於和真實的宇宙打了一個照面」。我們無法肯定紫一思是否也曾有過類似的「神秘經驗」，詩中的「我」沉浸於深思時感覺到「抹去我臉上塵積的淚痕」是一隻手，也聆聽到「到星光斜斜的小溪裏去吧／去洗淨你底臉」那一句冥冥傳來的語聲，我們的客觀分析是那來自冥想者於出神的一刻底幻覺和幻象，然而我們並不懷疑這首詩的「真實性」(*genuineness*)，因爲那是詩中出神入定的「我」所體驗的真實，整首詩內容的说服力乃是建基在其「詩的真實」(*poetic truth*) 這點上的。

(三)

紫一思的才具可以在他的表現技巧看出一斑。他寫「愛情」：

我遂發現孤獨是枚生鏽的針

穿過我麻木攤開的掌

不斷旋轉

把我鯨吞又嘔吐出來

把「孤獨」喻爲「一枚生鏽的針」，是明喻（simile），這個明喻的不落陳俗是顯而易見的（正如他在「月與哀愁」一詩中把月亮的昇起喻爲「一株哭泣的雨樹」都饒富創意），這枚生鏽的針（孤獨）不僅是一個比喻，紫一思進一步把它轉化爲一個「動作意象」，這枚針不單穿過麻木攤開的掌，而且不斷旋轉，「把我鯨吞又嘔吐出來」，旋轉、鯨吞、嘔吐等動作把孤獨的痛苦、愛情的糾纏描繪得入木三分。令人讀後聳然。

再讓我們來讀一讀他的另四行詩：

我坐在樹林裏

坐在朝代坐在歷史

坐在象木巨大的手臂中

世界是否還有一絲的美麗

「坐在」動詞四次連用，點出了坐的人坐了很久，而且從文字的餘弦中（naunce），我們甚且

可進一步察覺到坐着的人是坐在那兒紋風不動的。以象木的「巨大」，來質詢世界有無「一絲」美麗，這個強烈的對比也用得很妥貼。這個靜坐林間的冥想者，並沒有忘記林外的世界，他不是個隱遁的角色，他仍擁有入世的關懷，有他的「人間味」。

「那片草地」一詩表面看來像是一篇散文分行（詩長，無法抄錄），中間用到不少接續句（run-on-lines），與紫一思的其他以意象取勝，以語言與詩思的濃縮的詩作比較，「那片草地」相形之下極易見出它的不同點：它不着力於意象之經營，語言的運用猶似作者在向讀者款款傾談一些內心的話，節奏平穩安詳，這種語言的運用恰恰適如其份地襯出了詩中人物散步時的悠閒神態與心情。以「散文的分行」治病「那片草地」恐怕要辜負了作者的匠心獨運了。

紫一思的一些詩行，頗為「大胆」，茲舉數例於後：

一些門檻旁的鞋子想起

塵砂滾滾的泥路

（雨箋）

曾有一個少女用唇吻過
一朵在鞋下死去的薔薇

（雨和少年）

一隻野狗

舉腿射尿

射出兩盞紅燈籠

在你的夢中

（流浪的孩子）

啊，殘酷的美

竟是我身上的傷

（黑蛾）



在死亡裏，誰依然醒着？

（風景）

「雨箋」是把「鞋子」給「人格化」了（personification）：「雨和少年」的兩行詩用到了超現實手法（surrealistic technique）：「流浪的孩字」那四行用的是象徵技巧；至於「啊，殘酷的美／竟是我身上的傷」是矛盾語言（Language of Paradox），「美」而竟是「殘酷的」乃一矛盾，既是「美」的，竟又是「身上的傷」，又是另一矛盾，這種矛盾語言的運用，在西洋詩中屢見不鮮，用莎士比亞的一句絕妙比喻，矛盾語言是：

with assays of bias

By indirections find directions out.

其實莎士比亞的句子用的正是矛盾語法，而正由於他運用到矛盾語法，他恰當地表達了人生的某項哲理。

（四）

在紫一思此本個人選集中，我們也看到了他嘗試去處理一些別的素材，詩作如「收割後的稻場」「守門人」「黃昏裏的鋸木廠」「木屋區」「水災」「石場上」「一個菜園僱工之死」都是。不過，我們仍不難自他的「收割後的稻場」「黃昏裏的鋸木廠」「一個菜園僱工之死」嗅到詩人獨特的田園風味。紫一思從草木、鳥獸與景物中獲得靈感與自省的力量，這正是西方文學的「

田園主義」(Bucolicism) 的特徵。「木屋區」的處理：「大人們在工作／孩子們在唱歌遊戲／貧窮遮不了叫臉上幸福的光彩」流於公式化，放在最末一節形似一條光明的尾巴，缺乏創意，但在另一首詩「水災」中：

那個老婦人

望着她底家園流去

她只能撈起

一隻破舊的熱水瓶

一場大水災沖去了老婦人的家園，而她撈起的竟是瓶子，是熱水瓶，這一個「反諷」(irony) 處理得極具匠心。沖去了老婦人家園的是水，而在河水氾濫的雨季，老婦人賴以取得一點溫暖的也是水，是瓶裏的熱水，這瓶裏的熱水也許能使飢寒交迫的她活得久些。水是禍源，也是活源，這正是它的反諷所在，也正是詩人觀察力與技巧的同時表現。我們的發現是，當紫一思離開他喜愛的田園，不以自然為媒介，不以飛禽、走獸、景物、草木作為他想像的憑藉，他的詩作似乎比較難以保持某個水平，而往往好壞參差。

前面我曾論及紫一思與自然認同的傾向，這在他夫子自道的「凡垂髮的」表現得最為明顯：「你垂髮而醒／發覺自己垂着下跪／猶若一隻拜月的水鳥／在一塊空曠荒涼的土地上／不想歸去

／凡垂髮而思的是樹是草／是永恆／你是萬籟／在深夜獨醒」，詩中的「你」是拜月的水鳥，是樹是草，是萬籟，也是永恆，由此，我們深信：

一隻白色的大蝶

在庭院裏的芍藥上

想起久別的山水

(風景)

將是一件必然的事實，我想詩人就算生活在繁囂的都市中也不可能忘卻他靈思所寄的「久別的山水」的，在「山意」中我們可以讀出作者是不甘成爲「不知山花野草的氣息／不知籐掛斷崖的逸情」的那「一隻在城裏多病的蝴蝶」的。

總的而言，紫一思的詩頗能創造自己的意象來表達一己的情思，他更擅于美學上的「移情」，把外象的描繪沾上主觀的感受，他成功底詩作都能做到不落俗套 (unconventional)，擁有自己的聲音。他的詩有時一、兩行即構成一詩節 (stanza)，例如「大寶森」「蜻蜓」；有時長達十餘行始爲一詩節，例如「雨和少年」「那片草地」，伸縮變化、瀟灑自如，與那些仍以五四時代四行爲一節的「格律詩人」相較，後者應以自己的固步自封而感到慚愧。寫詩不是做豆腐，它們不是每一塊都是四四方方的。當然，那些把寫詩的創造，當作做豆腐的製造的「詩人」又自

當別論了。

我們希望紫一思的這本選集，只是一個開始。以他的才華與努力，我相信他的第二本詩集將會發出撼人的新的聲音。一頭「我有滿身的叛逆」的狼，能够「衝破黑月的牆」的狼，只要「山還在／群岩也在」，一定不會「我來，只來一趟，便不再來」的。我們同樣期待着紫一思的再來。

（七七年二月廿七日深夜十二時）

註一：所引里爾克「莫實」詩大體上依據程抱一教授的中譯，見「和亞丁談里爾克」（純文學叢書41），部份詩行出自筆者之試譯。

第一



狼

我來，捻息腳步

沒有一聲輕微的嘆息或喘氣

因我熟悉荒野

如熟悉母親盤散的枯骨

因我有滿身的叛逆

衝破黑月之牆

我行走於孤獨

躊躇 監視

一隻馴鹿的行踪

因我有專橫的殺機

月 如盞垂危的風燈
燃於我欲爆裂的瞳中
地平綫上 衆星昇着
那一頂端
我很睏 我會下跪

如今 我熟悉荒野
比熟悉文明更清楚
我來，只來一趟，便不再來
我看見日還在
群岩也在

一排遊行的星座也在
我很睏，但睡不去
所以我行走 四處
沒有一簇獵戶的篝火



大除夕

那時 我們開始

用一枝假桃花撐着歡騰的夜

用我們青春的腰力

把空閒塞滿希望

用才華去想上聯

又把下聯掛上一串串的爆竹

不讓凶兆再擠過臘香的門

把一些利事

貫通鷄鳴的年頭

撒一地的紅

以蓋過一切花花草草
我們由此排着肖屬

我們以爆竹屑

餞別舊事

洗塵大年初一

回憶保守的習俗

我們守夜

守幸福的郵車

撕裂仇恨的手

把人間帶上七重天

把旺草與柚葉吊於門上

（大除夕，爆竹的夜）

我們如豹族



俯視春的脚步
叫這裏所有的都是精美



（稿於一九六九年大除夕夜）

大寶森

黑風洞一記

人蟻

二百七十餘級的天梯

尖狀的鐘乳石

伸長的手

欲捕捉一隻黑色的蝙蝠

人蟻。擁擠

古老的印度國

在天窗下

兩隻黑白的巨眼閃出神聖

百手女神

一葉孔雀毛的繽紛

和那婦人腦後

垂着的圓髻

天窗亮着

濃香的茉莉

他們喃喃符咒

臂上的刺紋是條古怪的火龍

銀針穿過唇縫

與幾枚板椰色的信心

大寶森節

在他們的喉骨閃光



廿二・一・七〇

橋

就睡在那河之上水之上

脚和脚鞋和鞋之上

行着的不曉得是那麼多的步伐

抑是嘮嘮叨叨的流水或時間

又潺潺地游過

有一個早晨用露珠串成花環

而黃昏在輕喘的

橋

在河之上 草岸之上

看星星熠熠地打着眼色的晚上

他就聯想起那年的一雙情人的眼睛

還有岸邊的水草不知蘩蘩了多少
那些寂寞的水鳥也許爲了一朵雲
遮住了紙貼的月亮，而整夜擔心
天狼星將悄悄飲盡河水

不管天氣如何，雨季來不來
老泥鰍呶氣地不肯把鬍子剪短
他物色了一生，還找不到一個家
他不曾想起雲會飄魂而過
而鳥依然那麼哀傷
或者是一條虹把吸管探進
他流浪的地方

在河之上的一座橋

默默不語

那時，也不知道是甚麼季節了

不管有沒有人傷心地坐在岸邊
哭過



十·四·七一

流浪的孩子

（黛色的森林

每隻枝極昇起黑色的鳥翼
和哽喉的鳥音）

你轉身

後面是一張家庭難看的臉
你的脈絡

飛挿進一隻悲劇的變色龍
和你太平間尚濕漉的胞衣

夜，啞吧的黑夜



月亮從森林的屋脊

爬了起來

從你的缺齒

從大哥小妹的紅線衫

還有一隻塑膠的金獅

挑出幾條蛆蟲

你帶血的轉身

身後是許多陌生的親人

你來時，在窄小的子宮

沒有哺乳

也沒有把父母的顏容獵下



依呀喂，唱着蠟色的短歌

馬克吐溫在母親的密士西比河

褲角高捲

孩子，你的吉他呢

（一隻野狗

舉腿射尿

射出兩盞紅燈籠
在你的夢中）



健身操

我們以一趾重心
撐住整個筆直的身

太陽是白色

穿梭你我的臂下

如鋼鐵垂吊

我們隆起的肌肉

你的呼嘯

穿過無雲的天空

追逐天朗

呵哈，旋轉式

單單兩隻手

便震撼了草地



你的姿身如白鶴
憑空攸攸翱翔
四處散開精華
並插入如豹的眼

一列生動的巨樹
背向我們

呵哈，我們腳板盤根
以高攀的手摘下太空

健身操

在綠色的晨呼呼作響

在你我掌上

曇開一朵大菊

（我們是沖擊的蒼鷹）



蝶

遠遠來時

我姿態翩翩

滿山搖撼的蟬音

伴奏我兩旁

我遊入高瘦的林間

小小的黛葉

開門迎我

欣然

我撥動他們的脉絡

盈然起舞

舞一爍閃之生命



雖我會被蛻化

層層苦痛

我多難的複眼

悄悄生長

以後 或許無人夢蝶

夢我炯之生

我音依然悠悠

當然

我飛入泉綠色的植物

豪飲一灘灘陽光

我是蝶族

我已掙脫重重之禁錮

看，我多彩繽紛滿山



蜻蜓

我一張開翼

陽光便從我身旁爭先恐後地落下
擊碎水中滿天空的雲朵

一隻魚從水底

吐出一串白色的泡沫

「拍！」

破裂以後便形成我水平線上

孤獨的影

和一個火的理想

飛來，是我一個火紅的生命

如此輝煌

而我緊追著心去
一片彩色的空間

有一條恆在盤旋的路築在水上

是我滑水而行
抑或水滑我而行呢？

我是陽光與天朗與優美的綜合

廿·十·一九七〇

守門人

（海在外面）

夜以兩面殘酷
蓋上我汗斑太多的肩

以鎖

鎖起銅鑄的生活

若一隻蜥蜴

四爪鉤起整個

受傷的臉

（一隻自焚的黑蠅
自我掌中掉下）



守這一扇冷酷

和我的年節

外邊

斷然是蟄伏的海

陌生地呼吸

（時間是爬行蜈蚣

夢是淡淡）

哦，我的妻子

與我共守一個

額際腐蝕的生活



我們的兒女

剛從窮困的睡眠醒來

海在外邊
家庭是巨型的皮影戲
在門外
在妻乾瘦的乳房上



·七·一九七〇

父親的詩

他的唇 叫我們大胆去吻
他的唇

在我們靈性的心吻過
又播植朶朶的紅地下

父親的慈靄

把海湄的水照得暖暖

把火陽的熱

都坦當在他縱橫的老態

有時候

我們發現他的故事

意味着冬天的樣子



與他滑雪的孩提
他早年如季候鳥
移植熱帶

父親用血汗寫詩

寫一九四一年

換旗的日子

寫三年八個月

他智慧地

肥沃了橡樹的粗根

和鳳梨園大隻的鳳梨

（他的唇，沾滿斑白）

那年他偃儻騎鶴歸去

想起 我們可親的人走了

那季候鳥在風雨中孤獨了



父親留下他的詩

（早呵寶寶）

我們年年代代地朗誦

（他的唇 吻過朵朵紅地丁）



第
二

輯

：

水

災



木屋區

一羣孩子追趕着一隻流浪的野狗
一條長長的曬衫竿
陽光照在上面
一個窗挨向另一個窗
有人在讀着舊報紙
有人在公共水喉汲水
才承在潮濕的地方繁殖着

母親在廚房裏洗刷污黑的炊具
爸爸很早便踏着三輪車去兜客
沒有上學的孩子

在捕捉偷食的蒼蠅

有的在水溝旁放紙船

有的在扯起一隻不會飛翔的風箏

有的在劈柴、燒飯

貧窮跌在每一家的身上

天真與無邪閃耀在孩童的瞳中

隔壁的大叔

在修補漏水的屋頂

大嬸在爲別人織着名貴的絨線衫

蝴蝶蘭在屋外豐滿的盛開着

一個賣棉花糖的小販

淡淡喊着

有時候唱一些歌謠

有時候又搖搖鈴子

屋檐下一羣喧鬧的雀兒

吵了一個長長的下午

大人們在工作

孩子們在唱歌遊戲

貧窮遮不了圓臉上幸福的光彩



二・十・一九七一

水災

那個老婦人

望着她底家園流去

她只能撈起

一隻殘舊的熱水瓶

氾濫的河 在雨季

蓋過可愛的田野與幸福的家園

流入她淚水迷濛的眼睛

流入她苦楚的心房

她的希望與寄託也流去

人們在搬拾細軟疏散

有的爬上救生艇

有的在屋頂上高聲喊

水漲啦

有人企圖以套繩救起

水中一隻掙扎的狗

有人在跪泣

那邊一隻動物的浮屍

飄流而過

這時，一個嬰兒

在逃難的母親的懷中

用渺茫淒涼的哭聲

向天空咒詛

當水退後，他回去時

他溫暖的搖籃

或已被沖去



河仍在氾濫
哀愁罩在每一張臉上
有人還在喊着
水漲啦



十一・一・一九七二

石場上

打石人正在埋着炸藥

在一面巨石的膀臂下

有的抹汗

有的喝着濃濃的中國茶

啊，鏗鏘鏘鏘

是敲打藥與石裂的聲音

塵砂滾滾塵砂滾滾 滾滾

山壁那邊

石的顏面如斯的冷冷

一些長藤依然在爬着

誰人在石層下
暗暗哭泣？

那是被壓死的孤魂
打石人如蟻攀上山腰
探測一塊石的年齡

這塵砂滾動的世界裏
誰能凝神遠望？

一架起重機長長的手
舉着千斤

啊鏗鏘鏗鏘

是敲打樂與石裂的聲音
說着，一塊石緩緩落下



搖撼的土地
而我心坎底安寧卻沒有
絲毫的動搖



廿七・一・一九七二

黃昏裏的鋸木廠

一個老者正彎下身撿碎木板
嘴裏還燃着一根紅烟
剝樹皮的婦人
驚嘆於一根圓木的偉大
年輕赤膊的鋸木人
還趕着把樹桐送進鋸床
那風轉的輪齒
啊，呼嘯的鋸
竟截斷這黃昏的悠靜
有人卻還哼着一些歌謠

在一叢白楊樹上

一些雀鳥熱鬧地圍在一起

看遠山後面的落日

像一顆熟透的菓實

兩三個村童

正抬着幾袋木屑離去

竟把暮色也一起帶走

在靠近田野的上空那邊

不知道什麼時候

是誰把只會霎眼的星子們

一齊從雲的後面喚了出來

鋸木廠裏

是呼嘯的大鋸與巨木

與利齒上轉動的生命

（那個老者還彎下身子

不知道是在撿拾板塊
還是那拖着長長的影子
而且還燃着烟）



三・四・七二

收割後的稻場

幾個赤膊的稻農在棕櫚樹下

抽着水烟筒，談一些收成的事兒

稻田上，草人寂寞的站着

金黃的穀粒已移進倉房

幾隻牛兒在嚼着乾禾

打稻場那邊，雀鳥在啄着

殘餘的穀子

鴿子們在斜斜的屋頂上

依舊唱些古老的調子

草棚內的村婦

有的編織草蓆

有的在教孩童唱着歌兒

至於遠方的森林裏

狩獵人尋着山禽的足跡

狩獵生活與幸福

天空裏不知道是雲在追逐着飛鳥
還是飛鳥在追着雲

這收成後的稻田
一片廣遼的悠靜

我不知道這是誰的田園

我只想多逗片刻

在這美好可愛的光景裏



一個菓園僱工之死

他已躺下

在這哀愁神秘的時刻

薄暮的白光滑落

他額上深凹的皺紋裏

若銀箭刺入

他蒼白高瘦的臉上

他躺下，那麼安祥

菓樹是他底悼祭者

若他陰幽的墓碑

他塵積的白髮，有松鼠輕吻過

啊，死亡取代了慈祥



他不再爬到梯上

採擷圓滿橙黃的菓子

僵儻的身軀

曾負載一個孤寂的生命

如今已伴着枯枝腐葉

誰冷冷的雙手

輕抹上他乾瘦的眼皮

小屋裏，不再守望

一些偷盜的蝙蝠

在菓香滿溢的季節

他死去

猶若一粒成熟落地的菓實



黎明長街

幾隻流浪的野狗

有的坐着抓蚤子

有的舐着身上的塵埃

有的向經過的車子追逐

有的向落在溝渠裏的

月亮狂吠

或撈起一隻紅色的破鞋

屋頂那邊

一隻夜鳥

從霧堆中醒來

發覺自己坐在歷史的荒涼裏

抖抖羽毛 竟甩不掉長夜的沉重

咖啡座後邊的乞丐

望着月亮西沉

或一些灰色鼠族

在破酒瓶中

舐乾最後一滴烟塵

或殞儀館後面

幾個杵工

抬着一具沒有姓氏的棺槨

一隊點着燈火的麵包商

從街口那邊列隊而來

有的燃着草烟

有的搖鈴



第三

輯

：愛

情



曇花

一隻螢用燈

和她的眼睛，把夜厚厚的繭
咬破

留下唯一的隙縫

留下唯一的創傷給我

夜，沒有邊際地伸展他的粗獷

逐漸擴大

逐漸蠶食我底生命

我底生命

我苦痛地捻熄燈

又把哀愁的
裸體
遮掩



愛情

妳浪漫地爬過我底

赤裸

輾輾側側輾輾側側

用妳底寂寞

把我刺成另外一個樣子

妳底髮絲垂成無限的愛情

逐漸探向各處盤根

在妳底胸上龜裂着

一朵血和淚組成的花

我遂發現孤獨是枚生鏽的針

穿過我麻木攤開的掌
不斷旋轉
把我鯨吞又嘔吐出來



草色青青

寫給孤獨

早上，一個男仔
在公園的石椅上，用瑣碎的陽光
交織他底顏面
因時間不能辨認他
他如斯，如一隻垂髮的鳥
獨自沉思

晨光自他的眉睫悠悠醒來
冉冉昇起的是一隻早醒的鳥
點破天空 那麼寂然
有被漠視的感覺

風們婆婆走過

割過他的髮和心

他張開眼 竟滿是枯草

在一塊空曠荒涼的土地上

他譜着空白的音符

一隻鳥無聊地下降
下降
下降

相思樹那邊

一個女仔剛巧走過

沒有撐傘的

也沒有赤着腳的

草色依然青青

（一個男仔，在石椅上坐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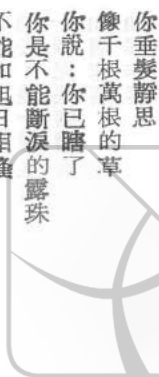
竟不能辨認風和他底

顏臉）

廿九・七・一九七一

凡垂髮的

寫給自己



你垂髮靜思

像千根萬根的草

你說：你已瞎了

你是不能斷淚的露珠

不能和旭日相逢

你問：生爲何物

死，究竟是你髮間一絲煩惱

你如斯想要散髮迎風

若風雨淒淒
你必靜默如鳥如僧
你已衷心皈依自己
你是鏡是鏡中的影

過去，是一個空白
一個完美的錯誤
如烟非烟
如雲非雲

你垂髮而醒

發覺自己已垂着下跪
猶若一隻拜月的水鳥
在一塊空曠荒涼的土地上
不想歸去



凡垂髮而思的是樹是草
是永恆
你是萬籟
在深夜獨醒



沉思以外

當我轉身之際

多少草葉會負載過我的腳印
多少露珠哭過
在我鞋上

我欲轉身歸去

不知那河的船航了沒有
那條路會引向我
引向我的手和眼睛

沉思以外

所有的路被樹擋着

當我醒來

含羞草不再念我和我的名字

我歸自何方

縱使塞住我的耳朵

我還能聽到杜鵑吐血的聲音

整個草坡傷感地搖撼

我看見枯草流去的眼淚

我探出手

只有風冷冷地捉住我

踏着，鞋載着綠色

竟有無數的歡欣幽幽圍着我

我攤開掌

誰人，我將感念

深深

雨和少年

他一直走在浮盪的長街

所有的景物從他兩旁分開流去

這裏，老早在傳說裏

已經不是風景區了，也沒有

拉丁音樂把他的口哨拉長

（嚶少年，你底歌呢？）

古老的夢境，在街尾昇着

只一脚踏入，便有那麼多的憂鬱

那麼多很久以前寫下的故事

你心中有很多哀愁很多浪漫

很多河流和脚步

很多陌生的臉

很多黑色的傘子遮住你底影子

和枯草編結的彩虹

是不快的回響

或是你走過那座街

曾有一個少女用唇吻過

一朵在鞋下死去的薔薇

你說這是很久以前寫下的

很久以前的

一個故事

(噢，少年你底歌呢？)



坐在樹林裏

當我這樣形單影隻地走進樹林

誰願以耳傾聽

我杳杳步聲

詮釋我心中那種奧秘的音響

鳥 唱着

樹 站着

一隻畫眉如何喊出這裏悲辛的美感呢

除雲以外

有誰比落葉更輕

我坐在樹林裏

坐在朝代坐在歷史
坐在象木巨大的手臂中
世界是否還有一絲的美麗

我沒有擔憂
我已來過
如一隻孤獨的天鵝

看着風帶着幽森而過
還有誰人接踵的腳步隨我而來呢
我必以我的語言
沾濕他的鞋底

走進樹林
一座座的樹



溶於我身

我發覺影子也不是以前那樣

只有純粹的

一個



十五·十·一九七〇

那片草地

那草地，穿着綠色的衣裳
靜靜地在假寐
每一片草葉皆藏着
我底一片憂悵的語言
怎麼我的鞋
敲不響半點聲音



我底脚步驚醒每一滴水珠
抑或是我瞳中跌落的淚
一隻八哥在散步
他唱着沙啞的歌

如果我來到了這裏

那邊有沒有路繼續爲我伸展

引向陽光

我看見那些草默默站着

似乎要告訴我什麼似的

彷彿有誰請我而來

邀我一起漫步傾談

不管如何

我底心應該有個信念

因這裏的一切皆是多麼的可愛

我如何能淋漓地讚美呢

我屬於這裏

這裏也屬於我

當我輕盈走過，我隱約聽到
每一瓣草皆向我
問安



廿四・十二・七一

有一條路

有一條路

我年年日日從他身上走過
想唱一支歌

我看見一隻畫眉在悲辛喊着

我走着，和幽幽的風

一些落葉使我想起

樹還在，和我的影子

和負載過我的鞋子

我走在路上，在歷史

有一條路，只有我自己走過

只有我喜歡走過

因為他如盞風燈

燃亮我沉默已久的眼睛

我張開眼

竟能從樹中看見我

有一條路，在我心中

我唱着一支不快的歌

沒有人願意聽

我只唱給自己聽

我走過

孤獨如一只蟬

我走過滿是枯草的
路



林中的湖

這林中，爲何如此冥暗

是否有誰輕輕地撒下一層暗紗

使我連一些刺眼的陽光

也看不到

是否樹的葉子覆蓋了我底眼睛

我輕盈來到湖邊

這裏彷彿是樹林心底一面明鏡

讓我俯身窺視我的形影

而我只看見一些樹在風中鵠立

原來這裏不只是我

自己一個

我知道這裏還有人

也許就在湖的那岸

以耳貼地偷聽着我底脚步

他若不作聲

我如何尋着他呢

當我背着樹與樹在假寐時

是誰用草稈搔弄我的髮絲

是誰在我底夢中盜去我沉默的

時刻

我醒來，冷冷中空無一人

前時，我來的路已被暮色藏着

不管前面，也許湖那邊有沒有霧

我還須出發

爲自己找尋一顆單純的星子
只是一顆



三・一・一九七一

第

四

輯

：

雨

箋



一隻死蝶

有時，因找不到你底色彩
我說：你已化作一點鬼魂
而不曉得你躲在花堆下睡了
知更鳥什麼時候飛過
嚙一片雲蓋上你底赤裸
還說那邊山坡上，紅地丁老早就
綉滿山寬濶的裙角

你悄悄張開你底心靈
有一座蒲公英把你眼睛藏着
你是不能凝結的苦露
每一葉草是你底哀愁

你是美是純粹的黑色

何處可聞到你芬芳的步聲

你凌波塵寰的回響

我只想你未曾隱沒

在樹與樹間草之上花之上

你底路，我還認得

你底悼祭在冷泉之上

是一支無聲的歌

誰，誰在你翼下把死亡當作解脫

有一種意念

把你焚化成灰燼

三·五·一九七一

雨箋

黃昏那陣雨說來就來了

一些鴿子在洗澡

一些冒雨騎着單車的過客

一些菊在屋簷下寂寞的開着

一些門檻旁的鞋子想起

塵砂滾滾的泥路

你來了，帶來了詩卷還是濃茶

今夕要選看雨景

還是把你底故事從頭說起

竟因你底哀愁

誰的微笑在你耳畔

至於蝴蝶在濕漉漉的庭院裏

冷冷地笑了

一隻荒謬怪誕的黑蜘蛛

在牆角下把生命糾纏

哦，死亡若你底衣袖

你竟是我那年對斟的陌生人

你是烟塵

在豪雨裏

有一隻迷失的鳥

在屋頂上佇候多時



廿一・十二・一九七二

廟

在傍晚，當一些麻雀

群集在空曠的庭院時

依然有一些蒼白的籐蔓和蝸牛

趁着寺僧在打禪時

悄悄地向上爬了又爬

直到星子們長長的觸鬚

微微地刺在她們小小的粉臉上

或一個年輕的和尙在井邊打水

聽黃昏輕輕走過的回響

或有人在紅塵裏高吭的空談

而一些陰鬱沿着石路一直

伸展到那池中唯一的殘荷上
隱約的移動
若一絲漣漪

當鐘聲沉沉墜落

當木魚依舊在喋喋不休

當慾望已埋在那羊齒植物下

一些塵埃從我身旁溜去

或遠處

遠處的一隻鳥抖脫了森林的

烟霧

我想禪坐

想鐘聲一定又會把日落的遺暉
撒在我底散髮上

敲鐘的寺僧尚未發覺我
依然睡在那場牆角下的
一張石椅上
像一株綠苔



山意

暮色傾斜。樹影搖晃

你說：要到山中取火烤暖

我們對着悠悠山色

不談紅塵世俗

竟涉及菩提與佛和參禪的經典

「你聽到那山溪流水和蟬鳴聲嗎？」

我曾是一隻在城裏多病的蝴蝶

不知山花野草的氣息

不知簾掛斷崖的逸情

也不會聽過草蟲嚶嚶底哭泣

我們凝視遠方

山脚以東是一些沼澤

瀟灑的風撒散蘆花的白髮

我們若驚惶疲倦的水鳥

枕着萋萋草岸

夢見一隻月光裹浸在水中的鞋子

此刻，我真想閉目冥思陣子

然後重見青山悠悠

不知青山笑我抑我笑青山

我想我見山時山亦見我

除了高音迴旋的蟬鳴以外

還有打柴人林中斧聲鏗鏘

而滿山是佛

月與哀愁

月亮升起

若一株哭泣的雨樹
一些散落的燈火
在烟霧沉沉的山村
若流落荒郊的幽靈
在黑夜的林子裏頭
是蟲泣和鳴禽的鬼號



抑或誰人一夜追逐流星
咨咨的步聲與呼嘯
還是一些羊齒植物
正細嚼這夜的空蛹

一些雛菊悄悄開着
或某種無聲的成長
在我底掌中
像一隻彩蝶飛起

啊，那生之河
死亡之河

誰人血跡的記憶
是我鞋上依戀的殘露

月亮升起

若一張沒有眼睛的怪臉
窗外是流螢冷冷的叫喊
還是庭院裏落地的流星



生命若一株創傷的綠苔
啊，誰是摧殘者？



十七・十二・一九七二

風景

青竹林子後面是養魚場

一群水鴨在塘裏追逐

水中的雲

幾個工人正織着漁網

有的赤膊

有的正哼着流行粵曲

魚們在吐着水泡

一隻白色的大蝶

在庭院裏的芍藥上

想起久別的山水



那邊是生墓園

三幾隻松鼠嘗盡了菓香

柏油路對面是發展區

是森林死亡是電鋸與拖拉機
的呼嘯

山脚下是慈雲寺

左邊不遠是墓園

而寺院的鐘鳴聲

總吵不醒那沉沉垂首的枯骨
在死亡裏，誰依然醒着？

（一個少年，在林子盡頭

吹了一陣哨子

便低頭走進濃濃的暮色裏去了）

寺僧

你在山上打水

在山上焚香

你踏遍千葉的草瓣

你說回程何在

還沒有找到自己

回首，你仍舊在繁華的紅塵

話說：你是一隻流落他鄉的流螢

在悠悠青山尋找歸宿

你說：你是草

是萬物的空

你在山上取水洗刷綠苔叢生的石級

你在山上讀經敲鐘

在山上聽到雲們墜崖的惡耗

你召喚群山還找不到存在

你在山上和蟬族日夜對斟

話說：你是一隻日落後的白鳥

掠過一陣散髮的驟雨

話說：你是一株年前枯死

又重生的草藤

把臉埋在星光下

你禪悟以後

又在佛的腳下沉睡

沒有打水

沒有敲鐘

你的記憶依舊在青山外



十二·九·一九七一

黑蛾

我是烟渦裏

一個明亮的圖象

我在守望

靜聽森林裏一隻哀愁的山禽
如何向一株枯死的長籐哭訴

冥冥中，也不知道是誰的雙手

抹去我臉上塵積的淚痕

「到星光斜斜的小溪裏去吧

去洗淨你底臉」

——
葉維廉

抑或我已仰望多時
是星子們爲我吮乾
仰望這無極的空曠
這極樸的死亡
這陌生的時刻

誰在樹悼祭一隻被落葉埋葬的蝶
誰自焚毀的灰燼裏醒來
啊，殘酷的美
竟是我身上的傷

我狩獵

欲捕捉黑暗裏一隻毒液的蛇舌
——那是我多年前刺盲了的眼睛



成熟的菓園

那時，你將聽到

菓實與菓實在竊竊私語

聽到菓尖垂下一滴青黃的油光

一隻宿醒後的鳥

攸攸地坐在樹樑上

而一隻松鼠在園中巡禮

另一隻却遁着喧雜的陽光和菓香

跳着華爾滋

往往是在葉尖

一隻撒網的金蜘蛛

拊住一些陽光 一些風底散髮
並在日暮裏
惦想着冀們的亡故

因爲是風底顏臉

他底家老是造成很多的襤褸

因爲是風底聲音

如今，誰人在林外解衣散髮而睡？

冀落，大地浮着美好的成熟

如斯的豐盈 如斯在洋溢

如斯濃濃 濃濃的

芬芳 浮着

浮着

寂靜裏有物輕輕擊落

是一粒空洞的菓核
猶是生命落土的回響
單調而沉悶



廿一・七・七一

樹林內

我看見一條泥路
披滿枯黃的落葉，探向無盡
探向樹林那一頭
那頭，誰人藏起腳步走着
誰人忘了穿上鞋子行路
每一瓣葉子靜靜地諦聽
這一片平安和永恆
風從樹樑起舞 旋轉
悄悄滑落我底掌中

或一隻孤獨的蟬

把嗓子從這邊拉到那邊

再從那邊拉回來

或一隻百靈

把生命唱成一支美麗的歌

我全心願意 走入這座林

發現自己也是一條長長的山路

通向生命與歷史



後山

太陽掀開他的長衫
草們是長長的流蘇
在風浪間揭露一些密語的杜鵑
和一些蟋蟀們冗長的琴聲
一些斑鳩把聲音
帶給所有的田園

後山那邊，只有山澗和石塊
是不安靜的傢伙
在虛無的空間
宛若誰在低聲飲泣
那是蟬族們想要從樹間

探頭望望如一口藍井的天空
想到外邊走走逛逛

至於一隻散步斜坡的野鴿
金黃的陽光是一株濃香的葡萄酒
連流浪的雲也探下來嘗嘗
不管風在嘮叨
至於遠處 遠處是羊兒
不斷咀嚼的黛綠

只有一些陽光和雲絮
一些流蘇和杜鵑
是一杯芬芳的好酒
後山
是羊兒齒間的一絲田園

後記

這是我的第一部詩集，裏面所收錄的卅八首詩，多作於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二年之間；當時也可說是自己最「多產」的時期，許多詩是一氣呵成。我相信藝術創作是即興（偶發）而成的，也許這才顯得自然，真實與善美。

屈指算來，自從寫了最後一首詩（記不起是那一首，因為有些詩沒註明日期）以來，已經有四、五年的光景少寫甚至是沒寫詩了。在這段時間裏，算是交白卷，更正如楊牧所說的，有「詩亡」之感覺。近年來詩作甚少的原因部份是生活上的，部份是感情上的。生活上的因素是次要；首要的是自己近年來神情懶散，對凡事的感觸亦少，故詩情貧瘠。

這部詩選，顧名思義，該是自己較喜愛的作品。想起從事詩創作的光景已有七、八年之多；發表的作品有約莫六、七十篇。它們多刊於「蕉風」，「學生周報（學報）」，「南洋商報」，「教與學月刊」（已停刊）及台灣的「笠」詩刊。

不過，許多作品屬試驗性的創作，模仿氣味甚濃，而且很多剪報已失散，故不收入這本詩集裏。全部卅八首詩的編排，並沒有按照創作時間的秩序，只粗略分輯。第一輯的作品，模擬色彩

尙濃，多屬敘述性質。餘者第二、三、四輯，共廿八首詩，較能表達自己的心路歷程與對生、死、愛情的思索，以及對自然的體會。其中，我較偏愛的有「收割後的稻場」，「凡垂髮的」，「林中的湖」，「廟」，「黑蛾」，「成熟的菓園」，「山意」，「雨箋」，「月與哀愁」，「雨和少年」等。

這次僥倖獲得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出版基金文藝組詩歌獎，能够將幾年的詩作結集出版，倒算達到了一個小心願。我要把此書獻給所有我愛的人。也在此謝謝溫任平先生爲我寫序文；黃宏新先生替我設計封面，以及張瑞星先生的多方協助。

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零時



你垂髮而醒
發覺自己已垂着下跪
猶若一隻拜月的水鳥
在一塊空曠荒涼的土地上
不想歸去
凡垂髮而思的是樹是草
是永恆
你是萬籟
在深夜獨醒



Antologi Sajak Tzy - I - Sy

Penerbit:

Bulanan Penuntut,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Pencetak: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